

安

雅

堂

稿

安雅堂稿卷之十二

華亭陳子龍臥子著

策

問練兵求將之要

兩子

古者戰爭久則精兵必多良將必出其習然也今天下用兵二十年矣而不聞有精銳之師英武之將者何哉愚以爲人主惟有求將之方而至於訓練特將之一事耳蓋國家有文將有武將所謂文將則今之督撫是也其初亦不過起家書生出於科目耳而有

事之時廷議以才畧見推則稱爲邊材焉然未必真
有大過人也或少負不羈稍習鷹犬馳逐之事則推
之或性情迂濶好言韜鈴則推之或交遊雜沓有任
俠之名則推之或吏事有稱應對警捷則推之或金
多而便佞善事要人則推之愚不敢謂天下之異人
不出於數者之中然苟未嘗有所試而遽委之以一
面宜其敗事者累累也其患在於驟以大任耳苟先
試之以百里歷之以州郡便可核其功效量其材力
何至鹵莽若此耶今 朝廷兼以騎射兵法試士欲

其先事預習此無不可然議者以爲能言者未必能
行而智畧之士不必以弓馬爲重是誠篤論也但當
今方求一能言者已不可得而苟有韋叡之流必有
自見當不以無勇屈也第恐有司視爲故習所謂孫
吳者仍如往時策論不經之言耳然愚以爲天下豈
能人皆知兵而兵亦非可未試而自以爲能者故莫
若嚴核主司不得以迂陋庸妄者應命而其中條對
有合於兵機古法者則天子召而訪問以驗其才
之短長而又兼推保舉之法務廣其途旣得數十輩

矣便分送之用兵諸督撫爲之叅佐或使之獻一策
攝一官旣使新進之士久在兵間且以觀大將之所
爲而助其所不及于是大將列其功能於朝授以城
邑守令若其事愈辦才愈長命以節鉞不難矣夫離
燧茅而登壇出細旃而用武此古人之所不易也今
人十又不如古而欲一旦爲千里之統帥豈理也哉
所謂武將則今之鎮臣是也古之大將必有偏裨皆
其生平所熟習之人故各知其所長而用之易於有
功如衛霍則有公孫敖荀彧諸人李郭則有郝廷玉

自元光李嗣業諸人彼其人雖貴爲王侯而終身爲
之裨將故古者命將嘗聽其自擇偏佐或在軍中奏
討朝士以爲幕府之用是以雖有強藩跋扈之憂而
國威亦立今也不然副將以下至於守把皆自朝
廷命之彼大將拔劍而出其所趨走於麾下者皆不
知其誰何之人也求其同心以向敵豈可得哉今夫
戎政之大弊在於武科應武科者大率皆浮浪子弟
耳一朝入彀隨補大職至於材官効用軍前者雖已
麤有戰陣之勞終不敢望其項背此事之不平者也

原其初不過以拔起行伍之人雖有勞而本賤不若出於科目者通文義解方畧耳今天子欲使文兼武而武不必兼文則武科之策論已如贅旒又何爲執此說哉且今者武科所重惟較力與射天下固有甚勇善射而至怯者故與其試之於較比則不若試之於戰鬪勇怯之數殊也以愚之計當大召天下技勇之士於京師令嚴試而寬收之分爲數等資送用兵諸鎮上等者不過長數百人而下者補之以一隊使其功名尺尺寸寸皆以力戰取之因其功而後實

授其職則微作之途塞而天下亦無未經戰陣之將矣夫使文武二帥皆求之盡其法則必有豪傑不世之士出於其中又何患無精兵哉蓋兵者將所自出也古之良將練士之法不一大要精技藝分強弱爲最要蓋將欲其智而卒欲其愚智則以技藝爲末愚則以技藝爲本夫將之設竒用詭可以不用力而勝敵者不可與士卒言也士卒惟知鬪力耳若技之弗精則其心惴惴焉將雖有竒豈得而用之乎是故良將不以爲忽焉若近者戚繼光之法教一以教十教

十以教百其遺制可謂詳核而簡便是可師也何謂
分強弱夫戰者氣也一人先失百夫喪氣千人之中
不能無強者亦不能無弱者惟其相雜而行故弱者
先奔而強者不得獨奮每見軍伍之士深有以此爲
恨吳子之書以爲強國之君必料其民凡膽力忠勇
之類各聚爲一卒所謂軍之練銳也強弱旣分則我
亦有用弱之時委棄一二舉軍知其誘敵而不至於
畏若鋒穎旣試則弱者皆可鼓而爲強矣是故古之
名將必有奇材劍客之流搏虎頓犀之士數千人以

爲軍鋒如魏武帝唐太宗皆親率虎士驍騎以推敵
所以破人之堅而作我之氣也不然豈能有數萬勁
兵哉雖然此一將之事後世人主不親履戎伍而養
親軍習官騎此佳兵也非示天下以大也惟以求將
爲本

問京兵積弱何以爲居重禦輕之計

丙子

今天下之兵皆弱矣何獨京兵哉然而國家之大憂
愚竊以爲在是也自古帝王之立國也莫不欲居重
禦輕以爲長久之計如漢置南軍以衛都城而置北

軍以衛宮城唐制府兵八百餘所更番以入衛京師
皆此意也 明興 高皇帝設五軍都督府以分隸
其兵而 文皇帝設三大營以分練之當時兵皆久
戰之士而統率大帥亦國之虎臣宜其內壯根本而
外捷四夷也其後兵革久息武備日弛土木之後營
制時變或爲十二營或爲兩官廳或合一大將或分
六提督或汰爲團營老營或別爲正兵備兵愚以爲
此皆訓練分合之方得其人則皆可以修備苟非其
人雖日更一法無益也特國家之所以安危者有二

大憂於此而人不之慮愚請妄言之大凡國家初興之時必內外皆強而內嘗足以制外其後太平日久則內必先弱而外繼之內外皆弱而亂起然亂必先中於外則其勢不得以外爲備于是外以漸強而內以愈弱其始有猾虜叛民之憂而其後有強藩悍將之患斯亦自然之符也今天下兵起二十餘年凡方鎮州郡之兵雖未堪戰而其勢必至於日強若夫京師之兵其遨遊都市而目未嘗見敵如故也且其人率市井竄籍於中勲戚中貴人之隱占者不可究

詰籍伍旣虛而瘡憊復甚如已巳之役乘陴而守已
不及額柯論戰耶昔唐玄宗旣詔萬騎平韋氏之亂
改爲龍武軍比宿衛而率爲良家子避征戍者納資
募軍其後寢耗至祿山之變從天子西幸者千人而
已夫使侍衛有備而禁軍堪戰潼關雖失都城可守
何至蒼皇一出耶我武宗時好遊邊徼而令邊將
率兵衛京師號曰四外家其人見京兵單弱咸有不
軌心幾構非嘗今九邊無勁旅然以視京兵則相去
遠甚况兵連不止禍機日開此奸人之所太息而相

幸者也愚所謂大憂者一矣今 朝廷留意詰戎棟
沐教閱靡事不舉時更元帥務張國威又恐未嘗親
當戰鬪近因流寇之亂命別將馳小隊於中原所以
試而習之甚盛舉也而自 先帝時開內教塲選宦
者習擊刺始不過爲後庭之戲而其後漸廣成一軍
矣此二者不可不深慮也夫禁中旣以宦者爲兵而
三大營之士雖有勳臣文臣領之而不免屈意於總
督之中貴其他如四衛軍錦衣圍手之屬無一非與
援於內者及其受命擊賊也未知其曾遇敵與否而

旋師之日大修飲至之禮金吾世職如取如携苟非
中貴人之故不及此昔唐自肅代以後神策左右廂
警領於宦者爲天子親軍而裨將時將兵征伐往
往有功及貞元中特置監句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
官而幸梁以後賜定難功臣之號將益橫兵益驕矣
故終唐之世兵柄歸於宦官而唐以不振夫人主旣
憤於內弱則必欲宿兵以自重環視而無可寄則其
勢必歸於中人一行授甲偶得小効則驕恣日甚而
人主亦無如之何矣今國家紀綱嚴肅神聖在御

勇決崇尚氣力蒙犯霜露上下山坂固異於中土者
也是以北多精騎而南多良步皆天下之至銳也唐
至開元天寶間而邊鎮多番兵卒釀安史之亂其後
所藉以驅除亂逆恢復兩京者回紇之兵也及其季
世破黃巢之軍者又沙陀之兵也夫其始也欲以蠻
夷攻蠻夷而其旣也更以蠻夷攻中國於是蠻夷之
民益輕我中國之無能爲浸淫至於石晉趙宋之時
外夷益強而中國益弱職此之故也 明興 高皇
帝掃清函宇降虜名王相望而請墜綬棘君蠻部入

朝而奉冠帶是時國威方震而不動遠畧往往不利其土地不勞其人民厚往薄來羈縻而已 文皇帝之靖難也以北平孤軍賴三衛屬虜轉戰以有天下甚寵異之其後連歲北伐所得降人多置之畿內或在京師是以土木之難京西降虜幾以蠢動以至曹石事起繼城而逸蓋非吾族類其心必異也然九塞諸大將所藉以與虜角者率收降夷爲夷漢丁至今以此爲勁騎西南諸土司疆宇相錯受我名號非有異圖也特以遠於朝廷宦其地者大率多左官遷人

徵求無厭以至不堪而變作且以內地有事必徵其
兵官軍既賴之以克敵而又往往奪其首功而薄其
賞彼既輕內兵之弱而復挾其憤怨之心桀驁之事
所繇起也卽以近事而論之播州之兵屢有戰功而
後卒叛滅奢氏亦以奉調征遼激之使亂事機所發
大概可觀矣今者勦寇之役督臣所護諸邊將所恃
者率多夷丁而理臣在楚大約多調苗兵募兵諸土
司之屬當事者方以爲非此不足以平內難而不知
其有大可憂也愚以爲夷兵之患有二而曰兵之患

亦有二何以言之夫賊之強兵精騎爲橫天下者因起延鳳之間多雄邊子弟及屬虜降羗在其中耳大虜之與我爲難者止入掠邊塞而今之爲盜也乃遊行中原富厚之區其樂彌甚若夫虜之內徙而爲我兵丁者不過小部落有所不容於其國耳以無援故仰食於我事將帥如蒼頭焉非所願也今見其屬之從盜者殊自媮快虎狼之性氣類相引是以諸將所統多有潰散之報我恐軍情一異賊勢益強不可不深慮也夫我國家徙虜內地而無晉氏之患者晉人

聚之而我散之也用之爲兵而無唐氏之患者唐人
以番將爲統帥而我屬之漢將也今之夷丁鐵騎動
曰三千人五千人不可謂不聚而其中建旗鼓者或
有番人特久居中國耳一旦使其功皆出於彼則氣
益驕志益大卽歸鎮之後而不能必其不生他念內
方重困而外有強虜豈可當其搖足左右之勢乎此
二者愚所謂用夷兵之患也諸土司之境綿亘於楚
蜀滇粵之間數千萬里當其無事則自相仇殺一旦
有事則解仇結盟以圖輔車之勢故一方用兵則糾

憂不可止此易動而難定者也曩時中土太平或興
鬼方之役府庫爲虛况今日之形勢豈復能疲所恃
以事無用耶且其人貧富强弱不同強且富者睥睨
中朝南面國中自如而貧且弱者畏有司之誅求避
匿箐篁而已今聞理臣使使持虎符發夜郎昆明之
師而檄麻陽辰沅之卒此皆遼遠不相及又不能有
餘資以相給而欲使其自備資糧以趨事於數千里
之外我知其不能矣况其所遣之官與地方之吏未
必有應變之才萬一不慎更生事端則將何以禦之

哉卽幸而酋長効順師出有功然又不可不慮夫苗
獯之族以淫殺爲嘗民之苦兵甚於苦賊而况以克
殘之物當要挾之際耶本朝用兵多調土司者莫甚
於禦倭之役江浙之民受其塗炭十倍于寇然此猶
以絕遠不至他變耳今賊之在鄖竹指荆江者其於
蠻部甚近卽使用其力以掃除而益以知內地之虛
實全楚其有寧字乎此二者愚所謂用目兵之患也
蓋天下之患不在亂形之旣見者惟因治亂而得亂
是因其亂每不可勝窮此庸人之所不覺而智者之

所深思也然則二者皆不可用乎非然也夫用外夷
之兵而殺我赤子大不得已之事也此如毒藥焉必
有相制之物而後可食今不思自治其可恃之具而
徒以此爲孤注其可乎慎其將帥以分之緩其征調
以綏之厚其賞賜以結之而又使我中國之兵互相
維制而後可用也今人之大患在於偶得一說而以
爲天下之至要惟此而已火器一端也一旦舉國以
爲禦虜制勝之道非此不可卒之我未得其用而授
之文登亂卒幾危山東夷目兵亦一端也而又以爲

非此不可我安知其所終哉至於用人亦然其人偶有橫草之功不啻古人千分之一而天下擢起以責之必至盡其技疲其力而後已嗟乎天下用兵之畧可用之人何可勝數而拘拘若此甚矣不學無術之人誤天下事也

虜寇

丁丑黃座師命作提程

今國家幅輿廣大東滄海而西流沙南滇池而北大漠聲教萬里靡不臣妾土宇如此其暇章也 列聖相承二百六七十年相漸以仁義相和以禮樂戴白

之老不見兵革承藉如此其深厚也 主上神武不
世出而又究念治體日昃不遑大惠黎氓力行恭儉
天子如此其神聖也若是固宜海宇惠和休嘉氣
塞野無群飛之蛾林有華音之鳥而何以東北桀鰲
之虜未剪西南猖狂之寇未消說者至比於堯之九
年湯之七年何事異而理同也執事發策以奴寇交
誑爲大慮而深憤於戰守撫勦皆虛而無實至云欲
截外先定內斯誠察本末識緩急之論也 今天下
之患固安在哉建州一隅起海內騷動疲所恃以事

之二十年矣逃兵窮民呼嘯山澤是寇之禍固生於
奴也塵飛中州烽連淮甸至爲出禁衛之兵檄關寧
之甲遂使牧圉不固邊將益驕是奴之防復分於寇
也寇惡旣疾呼關塞之卒奴急又速撤楚豫之師邊
餉日增則不得不急於催科而民愁益甚地方中寇
則不得不盡爲肆赦而國課益虛是寇與奴之患又
循環無窮而天下受其弊者也二者之爲患也等然
惟聖人安內以攘外故愚生請先言平寇之策而後
陳制奴之方可乎夫寇之始於秦涓涓耳浸淫奔軼

至於大河以南長江以北無非賊者今則秦寇之東出者繇閩鄉盧永諸山中稍南則入商雒散於歸陳光固之墟以窺淮西其南入漢沔者沿荆江而臨大別益東出於齊安皖桐之間無慮數十萬朝廷既以設一督臣一理臣六七八撫臣武弁備糜餼者不可勝數又爲開招諭之門下曲赦之令勦旣無功撫又不應此何故也愚謂不能勦之患有五不一事權一患也不識形勢二患也不知勞逸三患也不嚴紀律四患也不預蓄備五患也何謂不一事權昔李郭

等以九節度之師敗而憲宗之討蔡也久不克其後
蔡將董重質言王師圍蔡諸將異心互相觀望故蔡
人得以固守其後撤中使立都統卒夷吳氏李贇皇
之平澤潞也亦以督責二鎮撤回監軍爲得策何則
爲將者必使勢尊而權一然後可專精神以辦賊今
之總督督理所稱大帥矣而所將兵多不過三四千
雖云節制萬里而諸撫臣皆其等夷非可以臂指使
也至諸鎮臣類多內懦怯而外驕悍大纛高牙動云
體統呼之不前又若軍容之屬在師中者上託以伺

功罪彼憑以飾喜怒使爲將者未論敵情之緩急先問中人之愉拂如是則雖有穰苴太公之才亦安能掣其肘而責以成功哉故愚願更軍令重將權此首務也何謂不識形勢夫兵之勝敗存亡係乎其地故善於扼要者勇善於導虛者勝今日四面蹙賊以殲之彼數千里之地雖百萬之衆豈能尺尺寸寸使之無隙哉前者出蜀門陷棧道可誅也而不誅入終南塞五谷可誅也而不誅踰江澍阻英霍可誅也而不誅走襄鄧截漢江可誅也而不誅失此形勢之便而

欲與馳逐於平野相持於歲月豈非計之左耶昭烈
解劉景升之悔曰事會之來其有窮乎愚願達識知
兵之士熟察地形弗失機便則彼之鴟張適爲我縛
也何謂不知勞逸夫善戰者但聞邀而擊之未聞尾
而逐之也今賊之所往無方我亦因與之爲無方烽
火一傳奔赴百里旌旗所指賊去數日如此豈兵志
所云制人者乎且壯賊人挾兩三騎風雨飄忽而官
軍之馬多不過數百又率羸疲安望其破敵哉昔虞
升卿之說任尚以爲走不逐飛自然之勢爾朱榮之

破葛榮楊素之破突厥皆以騎取勝步騎之不敌勞
逸之勢殊也愚聞賊之多馬非能孳息皆掠之民間
故官馬日散賊馬日增今惟當悉收關中之馬聚於
諸苑而亟求燕豫之騎牧於河北又益出金帛以市
於番落不特藉以平寇亦爲異日滅虜之資於是與
之定戰格設伏橫擊者爲上迎擊力戰者爲次尾逐
者論罪使我旣有所恃又居其逸可以言勝矣何謂
不嚴紀律夫兵之必嚴紀律者不獨恐其擾民蓋無
制之兵必敗之道也故岳鵬舉之師饑死不掠食凍

歿不坼屋是以所向有功今聞賊與官軍市避路以讓之稍一鳴鼓相向則遺金帛以餌之棄婦女以啗之又且露刃入室寇所未携兵爲罄盡甚至殺良以冒功賞兵以是欺其將將以是欺 朝廷彼將士之心惟恐一日之賊滅而已無所擅其利尚何所望哉昔黃巢之爲崔璩等所敗也恐甚且乞降諸藩鎮皆欲養賊以自重賊遂復熾故今日欲嚴紀律必先制驕將驕將誅而後軍政可修也何謂不預蓄儲夫師行糧從旣已供應不貲矣而用兵之地每多荒殘又

經搜括州縣大率無餘財而又無疆力材辨之士爲
之變通區處故大軍所過閉門罷市呼索詭詈每至
別生事端最爲軍興之大患此其責惟在良郡縣吏
耳若魏德深之在貴鄉趙犖之在陳州皆能預爲儲
備相通有無使主兵之將無所藉口以自解其退縮
且得因其資以爲地方守禦之計是數策者能變今
之所爲然後可以議勦矣其不能撫之患有三無所
畏忌一患也不別順逆二患也不能撫存三患也何
謂無所畏忌今夫賊恣睢徜徉甚踰快也何所慕而

受撫必我有屢勝之威而彼有不能自存之勢然後
語之曰來我實生爾今彼方以我爲無如何也而漫
使人招之雖 詔書溫厚彼且曰是不能有加於我
而求我降也此唐人所以屢赦叛藩而跋扈益甚者
也計惟決意用戰大挫其鋒而後可以言赦何謂不
別順逆夫寇雖數萬計其中不反顧者不過數千其
餘脅從之流豈無自悔之念我惟不能善用間諜審
其情實故盡誅之令旣已益固其交而受降之時嘗
恐更墮其計此不辨順逆之患也昔李光弼之於李

日越李愬之於李祐岳飛之於楊欽等皆用賊將以
成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我苟有以激發而誘
鬪之則彼之稍知生歿欲自脫者無不折而歸我矣
而我復因之以益知敵之情如是後可招而下也何
謂不能存撫夫賊不難於其降也難於降而我無以
受之恒產蕩析鄉閭流散室廬衣食何所仰賴盡給
於官勢不能繼且此屬汚染既久性氣必殊馳馬擁
婦女恣意爲樂一旦使其釋弓刀而事耰鋤去酒肉
而茹藜藿豈能之哉况奪回難民之諭其名甚美然

安能使民不以賊號之卽官府多方安插而新故之際必有難平則事端易發主撫之人禍必不測矣愚以爲處置降人當分別其材力其懦弱無能爲者當反之於農然亦當倣晉宋僑郡之體及原中丞安置荆襄流民法擇空間之區以布列之弗使間錯良民動致疑貳至於其中之武勇者必宜籍之爲兵而拔其尤者爲偏裨以分隸於諸邊鎮夫光武收銅馬青犢而兵強魏武破青州黃巾而兵強韓蘄王岳少保得李成揚么而兵強故賊之歸必爲兵而後已自然

之理也此數策者能變今之所爲然後可以議撫矣
蓋勦之事當托之督理而撫之事當屬之郡縣欲督
理之勦賊必一其權得自領將印如真帥焉而不令
旁撓於悍弁驕將之牽制欲郡縣之撫賊必責其先
靖境內之土寇夫土寇者其初皆良民止以一經喪
亂生計便絕又或始相團結意在禦外貲財旣困稍
稍見獵異日流寇雖平而民心樂禍終爲大梗是惟
長吏教諭解散使流寇無所因以爲端此根本之計
也然則用兵之道將何先曰豫之盧永商維西南連

綿極於郢漢山谷深廣寇依其中者我進兵搜捕未
易言也其遊騎之躡梁宋者楚賊自郢東下沿大江
以北者彼既無所憑險而時陷歿地我必奮擊盡殲
之則賊不敢遠離山險勢必仍歸於房竹之間房竹
之間不能久居則必轉而入於秦秦地久荒大郡城
守村落蕪廢豈能以數萬之衆而聚食一隅哉此赤
眉百萬所以困也然後令晉兵守蒲叛豫兵塞潼關
楚兵拒武關蜀兵出興元甘涼延夏之兵悉甲東討
如是則釜魚阱獸因其乞憐以開一面可計日而待

也愚請言奴今之憂奴者曰兵強也馬壯也謀狡也此皆不足以爲我難愚所憂者奴之衆日增奴之地日廣而我未有以制之也奴起海上地小勢偏已而并金白海失之境而全遼扼其吭矣又西誘擺言宰賽之境而兼福餘故地矣又西并敖東三十六家之屬而秦寧朶顏皆其有矣又西逐土蠻虎愁走灰台戶入侍黃鵝降附而宣雲以北黃河以東皆其駐牧之區又西收卜兔之舊部而浸淫及於朔方入據河曲矣奴衆盛則可分兵以入犯而我備益多奴地廣

則無處不可以乘間而我備益分如是則雖竭天下之力每鎮各增百萬之餉數萬之師而與之拒守卽無事且坐困耳况乎虜一至而無地非瑕哉今愚觀廟堂之上奴來無不震震而奴去無不泄泄者何也以爲其志在子女玉帛得我城而不能守得我地而不能居不足深患是不然夫使奴朝夕厲兵以與我角於寧前之間誠非得計今也日夜并他部以圖自大冒頓之并東胡拓拔之兼諸部元人滅國四十西舉殘夏而後得志於中原其故智可畏也自廣寧以

後奴之攻我者不數次耳而無歲不用兵西極銀夏東抵高麗兵以日戰則益精也且也奴所患者人少耳今并諸部之不已而用我遼人納我叛將去秋之役得畿輔健民輒裹之去是其用中國以攻中國之策也奴所憂者食不繼耳近聞其役插部以耕敖日之田城養善木以爲屯築之計是其爲進取之資者審也若爾其志豈可量哉萬一不順天道以輕兵截河駐松杏則我關寧之卒僅嬰城矣又使套酋盜邊以綴關中之師則我甘寧延固之甲不敢東赴矣然

後以正兵或繇三協諸隘口以衝我之脅或攻宣雲
以拊其背而扼其吭則我內守旣弱而外援不至可
不爲之寒心哉愚請言今之策奴者或曰薊鎮腹心
之地而外與虜止一垣之隔三協諸口在在可虞我
惟明斥堠之法增亭障之士修戚氏墩臺營壘之制
申匹馬不入爲功之令足使都畿無狗吠之警是守
薊之說也或曰昌鎮 圍寢重地而陵後虛傘若去
年明酋導虜入寇皆從黃花鎮四海治諸路惟應策
牆屯兵於韓家川以內護北門是專爲守昌守 陵

之說也或曰宣雲二鎮藩蔽神京兵弱餉匱苦於不支收夷漢之丁講耕屯之利使二鎮勢盛可以西阻晉代東障北平是宣大守臣之說也三者守邊之嘗務而論者以終年退守徒自削弱也其志在進取者或曰榆關寧錦三四百里一線之地何足相守河東且弗暇論自河以西如甌脫焉我漸爲屯築如宋人制西夏城青澗大順之事可以劃河爲界憑險以守此遼左之所宜經營也或曰奴之得踰遼而叩薊者以大寧諸夷歸之也異日奴欲從舊邊之外以西

卽無論不得至宣大亦何論入薊門哉今三十六家東部之屬雖降於奴其心必異且勢分力弱奴未嘗留重兵以衛之也我整銳師分道而出據紅螺木葉之險以橫截東西之衝如張仁愿築受降城有迅雷不及之勢此薊鎮之所宜經營也或曰遼有重兵而薊有山險奴之所窺伺者必在宣大也自東勝豐州失而雲中爲極邊無論矣宣府向稱易守固以外據開平興和山川阻峻耳自獨石陷而不獨宣鎮孤卽下八達而窺居庸豈得稱天險哉今惟速復開平以

斷逆奴西遊之路則雖不能以捍薊鎮而宣雲重矣
宣雲重卽京師重矣此宣大之所宜經營也三者
開疆之雅謀而議者又以時絀舉盈糧運難繼徒爲
空談未見行事也夫守邊正道也而無處不守則無
處不分吳大帝有云長江萬里一處失守則全險俱
失今之守邊何以異是關土雄畧也而苟非異等之
才難與辨此受降之策事出希見卽同時稱知兵若
唐休璟尚有異同何況今人誰可與決此大計哉然
則禦奴者將何術而可曰內修實政外俟勢變而已

何謂修實政乎 國家養數十萬之兵而能使剋昧
幹者皆竒材劍客敢死而赴敵乎不能也費數百萬
之餉而能使不滋羶聚飽鼠雀充苞苴乎不能也所
求精者器械而能使弓矢調服兵刃銛利神器未
見敵而施乎不能也所最重者城池而能使有金湯
之固阻塞之險乎不能也崇武弁以示勅而驕悍不
前者可得而誅乎用內使以稽察而互相蒙隱者可
得而問乎不能也此數者皆不及古人萬分之一卽
使奴孽內變虜運微弱我未見其利也况以當鴟張

之敵哉夫善用兵者不恃敵有可乘之機而恃我有
可勝之實是在 朝廷得人以任之而已何謂俟勢
變夫勢變者我無具而徒俟之則徼倖之舉不可恃
也我有具而姑俟之則事機之來不可失也蓋數年
以來奴豈無可圖之時可乘之勢而當其形之未見
則我漫然置之而不求所以自立及敵人示瑕又以
素無預備而不能有加於彼徒付之浩嘆而知浩嘆
者又所稱聰明才俊之士當世所絕無而僅有者也
嗟乎天下事尚忍言哉夫已已之人遵永往歲之入

昌平此皆越險入死地兵法所忌也而我不能殄滅以折其逆心此一失也奴漸逼朵顏故區而我不能收屬夷之部據敖目之地此二失也插酋敗奔而我不能存卹其部落以衛雲邊套虜見逼而我不能經畧其土地以保西夏又一失也今奴率勁兵以東入朝鮮矣我誠能循神祖之舊策令楊僕荀彘之將救屬國而明漢威則伐密存阮之功也乘其無備而使關外之士捲旗渡河焚其穹廬夷其窟穴則伐魏救趙之策也又不出此而徒以虛聲相恫喝豈可得

哉異日使奴并鮮而我東江之師必不能自立登海
天津必須增備則悔之更晚矣夫用兵者必使敵來
而我應之則亦殆耳貴乎我有以致之其諸所新并
名王大人豈無有勢劫而求逞者乎卽 執事所云
汾陽之於回紇者可用也所用事持虜柄者如諸酋
孤山之屬豈無有內懷嫌隙或負姿雄異而爲上所
疾者乎卽 執事所云种世衡之於野利天都者可
用也我之降人叛將豈無有兩雄并棲意思自擅而
爲虜所疑者乎或聞其有圖於彼或露其有貳於我

卽執事所云岳武穆之於劉豫者可用也夫善用兵者敵無隙而我能爲之隙不善用兵者敵有隙而我不能乘其隙得失之數殊矣兵形無方不可預定愚生惟願朝廷之於東奴平居弗忘其備有事弗失其機他非所敢知也雖然更有進於固本之說夫國家建克敵戡亂之功者廟筭勝也廟筭勝者必有人焉以任其責也淮蔡逆命裴晉公自請濟師回鶻梗化李贊皇身自批荅寇平仲之於契丹韓范之於西夏皆奮然以身任之古之大臣憂國固如此也令

流寇非不可滅奴酋非不可禦而朝廷之上誰復有憂此三事者書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易曰師貞丈人吉是在天子得人而任之哉

策問

問銓選之法大道爲公惟才是用末世風微防閑之制重於審官書簡探策以示無私卽其情實非無阡陌孰若爵人於朝蕩然明任夫循支式序則下僚多英破格彙升則躁人滋競任法任人二者孰當又邑壤高下勢錯形殊故漢有令長之分唐有緊望之別

今樂上奧區每多貴仕兵衝地濬輒付左官豈人有
苑枯而地分隆替其何以上代天工下凝庶績欲救
斯流願聞弘論

問自乞活橫流中州板蕩城郭丘墟府寺蕪廢今雖
百職星羅序官無曠然未能剪荆棘以立官庭樹倚
祠而材琴瑟牙牙周餘多馮山砦強宗保聚遂號巢
民良家播遷幸全陶穴第五守長陵之壁樊宏立唐
子之營吏民相依式微已甚假名畀號何以招徠寓
邑僑州誰爲生聚新豐舊觀未經巧匠楚丘締構終

吳郡... 卷一... 二...
賴布冠祖士稚之結納惟勤孔文舉之撫御爲拙明
將上才何施而可

傳

特進柱國少師兵部尚書恒岳朱公傳

公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也家世以仕宦顯公
爲人沉毅詳審好大畧研學慮事皆務精實不尚浮
夸質直絜行進退必以禮自其爲諸生時已如此舉
進士拜大理寺評事五載遷寺正奉命慮囚山西
平反者三百人時有上豪以睚眦殺七人自臺使者

至郡邑長吏咸爲所持獄久不決又輦金錢京師屬
貴要爲請寄公至晉首按其事辭驗公語衆曰天
子命我治獄非一切縱解也廷尉天下之平無罪而
收與有罪而舍寃等耳竟特奏論殺之朝議稱其正
直出守蘇州蘇財賦甲天下凡屬邑賦應輸府藏者
邑先爲贏羨資吏乾沒公立條程使邑自封識不關
決吏手卽屬邑亦無名徵民贏羨矣公有撥煩才卽
治劇郡多暇日也以其間集生徒較讐經史勉以道
義吳士不然變風焉四載遷廣東提學副使所取士

多鉅儒顯入有借譽津勢者立黜之御史某以巡按
至自貴倨於公所錄外疆以二十人檄藩司令與省
試公大怒曰我奉勅專治士若何爲者敢撓我法謂
我難一官耶盡除其名復榜爲首者數人於市御史
恨刺骨伎害無所得人多直公而薄御史者御史以
罷去而公在粵滿六載念其父母年老棄官歸鄉里
家居者十年喪母服除起家陝西按察使分巡隴右
行部過首山見一老者心異之下車與之言益知其
異也求載與俱歸老者欣然從之公遂師焉數月盡

得其風角占候遁甲諸書并古兵法臨別府公背曰
幸自愛異日西南有事公貴極人臣矣又二年遷四
川右布政先是朝廷以營建殿門採木於蜀令右
使董其事凡奇材大木生深山絕險遠異日郡縣委
吏督工徒入山斬伐置大壑中俟暴漲乃得出集於
涪州吏因緣爲奸利不願竣役類言不中程如是者
二十年費水衡數十萬官吏坐是逮繫至沈命者不
可勝計公疑其事立趣駕至涪第其上下而簡料之
凡五日而羸異材一千七百餘章盡釋諸纍囚而以

不及選者給高貲商筭其直繇江淮達京師官無資
焉蜀田沿永樂中故籍田日益闕而賦不科爲豪強
所隱占遼餉起海內悉加賦公遍料蜀田正其經界
每畝均徵三釐歲省賦七萬五千有奇蜀人德之又
明年晉左使是歲天啓元年也公旣感老人言又夜
則仰觀見參井之墟有大兵氣惡議數軍實募材勇
人莫有應者至秋而藺酋反藺酋者奢氏其種人裸
糲也洪武中歸附命爲宣撫司世守其土數傳而至
奢從周無子奢崇明以疏屬得立崇明性陰鷲謬爲

恭順凡有徵調罔不應命人皆狎之子寅尤雄狡負
勇力納亡命拯護若黨友好民何若海等爲之用蓄
不軌心聞虜大入遼左其爲逆益決上疏願提精卒
三萬赴援因此以益治兵械遣其黨樊龍等將兵之
渝城故增其籍倍所調徐大中丞往蒞之餉弗繼也
激其衆殺大中丞以下官吏無一免者遂反陷渝州
時九月乙卯也已未變問至成都舉國惶駭公方以
入 覲就道矣 蜀王自出國東門同百姓擁道遮
留公公慷慨以討賊自任衆大喜於是遣信使乘傳

持符發石柱羅網龍安松潘威茂建昌諸道兵入援
下令募白徒集市民治守具米粟在二百里內者悉
歛入城甲伏金鐵麻枲油炭之屬當軍需者分督所
產各郡邑守令凡二十餘日守禦粗備而偵者至賊
兵分四道奢寅自統木廣遵義兵自仁懷出合江賊
將羅乾象朱國恩等統羿子出納溪來化等自渝州
奢崇明自長寧招合徼外雜種蠻夷及納我亂民各
不下數萬皆會成都時郡民多懷異端有倡議城不
可守者公手劔誅之因與衆誓曰衆心不一內奸不

除不用間諜不任死士力戰於法皆不可守今日願
先諸君死此城願諸君無負國家誓畢則賊報陷內
江所過州縣三十有七皆望風而下前所遣將屯守
柁木龍泉諸險隘悉潰敗公乃急歛四門屯兵登陴
而穴門未扃而賊至矣賊聚其戈戟若叢林直薄城
下以誘其衆大治攻具攻城凡三晝夜公百端禦之
殺傷甚衆又先遣人決都江堰水至濠滿賊治橋因
得少息賊反計久奸人刺客布滿城內而無賴惡少
年輸情於賊爲其耳目乘間竊發瀕於危者數矣適

有天幸謀洩前後受誅者二百人賊如期至輒懸首示之賊氣阻相距十餘日賊於四面立望樓高八九丈或升高屋登浮屠以窺城內或告公曰賊設瞭望必四出擄掠其中虛也公遂命歿士五百人突出奔營賊無備斬其三將燒雲樓而還越數日賊又造陽橋陽橋者後如梯前懸橋高數十丈以牛數百頭推之瞰城城中人有驚歎者公專以火砲擊牛中其當輒者牛駭返走公乘勢縱兵擊之大勝當是時諸將援兵相繼至或轉戰得至城下或敗潰以是賊兵

亦日益增四面立屯無退意城中漸感俾將劉養鮑
告公曰寇深矣難以力爭有諸生范祖文鄒蔚然者
被脅賊營遣孔之譚來約賊將羅乾象內附不可失
也公遣之譚復往夜半乾象縋而入公宴之乾象意
驕甚與公談久之惟問江以南山川景物不及兵事
酒半酣起跪曰公天人也乾象敢不惟命賊旦夕滅
矣公又命善鑿者蕭德往來賊營賊梟將惟乾象與
廖鎮權鎮權旣中彈歿親信惟乾象旣歸正賊舉動
無不知而德等亦時時來告賊心疑待左右束濕衆

心始携公又使牙將周斯盛爲書約內應以誘賊
賊以名馬美人饋之又冷斯盛自潛出盟而質其來
使設伏以待之崇明果自至甫懸一人上松藩守兵
不知被誘也大噪崇明驚走伏起獲其從者數人城
中氣百倍力戰燒其旱船攻具而援兵益集公知賊
且走造水牌數百投錦江順流下令有司沉舟斬筏
斷橋梁嚴兵以待賊逸夜半乾象等內變賊營四面
火起崇明父子策馬走僅免乾象等皆來歸餘賊悉
奔潰時正月之晦成都圍凡百日解朝命得達公已

權都御史撫蜀專討賊許便宜賊之遁也郡縣得公
密教者皆預設備四出截殺賊死者數萬被縛遞俘
者不絕於道賊渡瀘始得休息而我兵以餉不繼追
弗及先是賊以圍成都久不下其偽相何若海誑檄
諸夷我已得成都遍携金帛行賞購之二月水西遂
起兵犯黔水西者安氏與藺世仇殺宜慰安位幼弱
安邦彥支庶也擅其政聞藺已得蜀亦欲乘間據黔
而藺交倚爲逆解仇盟詛相綴連又漸招合諸夷勢
復逞公以三月大出師復江安五月復建武長寧擒

偽相若海所遣別將及酉陽石砭之兵復重慶殺樊
龍六月復瀘州七月楊將軍喪師於江門遵義再陷
八月公督諸將吏分兵進討賊亦殊死戰至明年二
月轉戰以數百計勝負畧相當卒不得要領 朝廷
加公少司馬總督三省公拜命會諸將議曰我之久
不得志於賊者賊以合強我以分弱也於是列營納
溪陽爲進取而陰令大兵會長寧四月我兵壁青山
崖乘霧奪險而入石砭兵亦來會遂入永寧五月破
蘭州燒其九鳳樓蕩夷其巢二賊走客仲壩水蘭界

也我兵以其間盡平諸夷落降者撫定之時出兵窮
追而賊轉展入深箐不可卒得然永蘭已定開疆于
有餘里諸將吏咸願郡縣之以爲封賞地公曰公等
皆欲自營以欺明主不爲封疆萬世計深山密箐其
民猶鳥獸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遂上奏以外四里
膏腴之壤歸永寧衛隸叙州內四里深險堦瘠分給
降將使各守其土爲天子保塞二酋窮感寄託遠
遁勢已瓦解然所居絕險卒誅之恐徒費兵力稍寬
以歲月當懸首北關下是時水西方覆黔師於大方

崇明意頗倦且病寅驍雄自如乘勢渡擾蒞公輒擊
破走之安氏亦恐蜀師之綴其後也假兵於崇明出
沒箇界以拒蜀公於是重購降夷阿友阿引等佯得
罪叛去大懸賞捕之或令販鹽布造弓弩住邊界久
之寅不復疑悉召用之因得通外間約歿士斬其腹
心將賊左右漸稀意念徬徨益疑其下拷掠阿友備
五毒以刃穿其左足一晝夜阿友終不服釋之寅益
不自得輒痛飲阿引等乘醉夜刺殺寅稱官兵至餘
賊盡奔焚其屍以首來獻時天啟七年二月也先是

朝廷以黔事急加公兵部尚書賜尚方劔督貴州
至是寅誅公移鎮渝部集分兵一意討水西而以父
喪歸明年上卽位錄平藺功加少保賚金幣蔭一
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秋詔公仍督貴湖雲川廣
五省軍務巡撫貴州公抵黔周觀形勢卽上狀曰竊
見黔中山林深阻苗夷錯處惟上下六衛一道經通
逆苗標勇嗜殺當示以必戰師已踰險如鼠鬪穴中
將勇者勝若專在拊循至秋水涸寇必大至士不得
解甲者八年於茲矣算不定計不立緩急失序首尾

衡決爵秩太易則衆志競將領太多則號令禁此前
鑒之最明也如臣愚冊據險要立營壘飭兵馬練戰
士以待其至坐得致敵之術曩者諸將較坐靡廩食
無以塞責竊取小功自相矜誇此最無益邊計所殺
或係他種非反者或掩殺降人報功次失蠻夷心違
聖朝柔遠之義今大兵所誅叛逆耳環黔皆苗安
能盡殺御以威信皆良民也六衛腴田非此屬誰爲
懇耕者若殺不當罪是毆之歸賊而自樹敵也臣常
使肘腋安定軍伍克實觀釁而動用奇迭出期於滅

賊不敢優游以稽天誅 天子可其奏公於是大簡
諸將賞功罰罪更易署置各當其職人心大和乃檄
滇兵下烏撒杜安邊助逆路蜀兵出永寧抵赤水扼
四夷要害而親移師駐六廣逼大方鬼師莫德說邦
彥曰安邊在烏撒滇人不敢南下永赤之兵牽制我
後我當先破之取永寧以畀奢氏取建武六縣以畀
法舍然後挾烏鎮以臨遵義并黔及滇大事可圖也
邦彥從之以反費等防六廣小阿烏謎等防遵義阿
鮮怯等守鴨池三全各自號元帥而邦彥號四夷大

長老崇明稱大梁王六月先抵赤水公謀知之授言
守將許成名俘不勝拔營去之永且戰且走誘賊深
入薄永寧城公知賊已入誘卽令林兆鼎從三空入
王國楨從六廣入劉養颺從遵義入邦彥聞有王師
志甚恃其勇欲旦夕先破永赤之兵還拒諸將懇索
戰成名與永將侯良柱鄧圯等約夾攻賊吳驍等兵始
交成名與羅乾象繞出其背奮擊之賊大潰士馬自
擠壓死者數萬計崇明邦彥莫德等悉受剗漢兵斬
其首當是之時群夷無不人人震讙崩壞鳥獸散王

師感之可枕席上度而蜀將以爭級發憤拔營先歸
餘賊得稍稍遁去公移檄安位諭以內附許自新位
鑒于不能決其群目復集兵迫脅諸小種號二十萬
以抗王師公大會諸將授方畧且誠之曰水西地深
昧而多山險谿谷之間篁箐之下霧瘴陰雨莫辨昏
且林多蝮蛇猛獸卽不戰鬪而兵易疲且陸不通車
水不度舟奉饗者無以達也我深入險阻陷賊伏中
率以此敗困獸之鬪未可輕也必屯險要四面迭攻
漸次蕩滌使資儲空竭賊必自斃諸將謹受命於是

焚蒙翳剔巖穴截溪流繩懸度盡發精卒馳百餘里
或斬樵牧或焚積聚暮還歸屯使不可測凡百餘日
所得首虜萬餘拔所鹵生口數萬軍行得嚮導輒發
窖粟就食而賊饑甚斗米五六金劉養鯤又密遣其
客入大方燒其官室懸榜而出安位大恐乞降公弗
許要以四事曰而欲降者當如 先朝制通九驛獻
故殺王巡撫者及藺部逋人并貶爵不得稱宣慰安
位從其三集四十八日出降誓不敢叛公受之而黔
人自軍興來歲食楚餉百萬不樂罷兵恐無所資相

與作亂曰水西我不共戴履者也必盡殲無使遺種
殺其使奪其所獻馬公立斬數人乃定而水西亦厭
兵再遣使乞降公爲上奏 詔許之公遂上善後疏
曰臣惟邊徼雖安不可忘戰制夷之法必先內固水
西自河以外六目九司之墜亦頗廣衍今已悉入版
圖沿河要害臣所築城三十有六所近者控扼夷地
制出入遠者聯滇蜀通商賈皆立邸舍繕郵亭建倉
廩烟火相望部曲相保塹壘木樵校聯不絕虜必不
敢卒入爲寇也鴨池安莊計河旁可耕之土通溝洫

者不下二千頃事定之後無慮嘗屯萬人人賦水田
十二畷旱田六畷稍益之使自澹鹽酪芻茭出其中
諸將士皆身經數百戰披草萊立城郭咸願得尺寸
以長子孫卽割新疆授之使知所勸謹條便宜九事
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其俗夷漢相安一也地益墾
闢聚落日繁經界旣正夷不得以民不耕地漸侵軼
二也黔地險瘠仰食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
三也國用方匱出太府金帛以勞諸將不足以爵酬
之爵轉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四也旣許世其土各

自立家計經久遠永爲折衝五也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使六也春夏治農秋冬治兵耀旗河上揚威武使虜日備我七也從兵民之便願耕者給之且耕且戍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八也軍耕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樂其業九也臣布置有緒謹昧死以聞

上從公奏焉崇禎五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七年論戮邦彥功加少師賚金幣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八年一品再考滿加左柱國九年公出師

誅擺金兩江巴香狼壩火烘五洞叛苗悉平之水西
之勢益孤公又通上下六衛并清平偏鎮四衛道路
凡一千六百餘里設亭障置游徼商賈露處道不拾
遺滇中沐氏土舍普名聲作亂 朝廷命公討之名
聲伏誅蜀帥侯良柱貪橫公劾良柱不法狀時有爲
之根柢者又因永寧爭級事修怨於公遂以蘭界發
難龍場壩者實水西地水蘭相仇殺爭此地時屬蘭
時屬水其後結盟崇明敗水西假之以居其地抵大
方七十里去永寧且六百里山箐峻險不產五穀蜀

人欲爲設官屯兵以自廣公上奏曰臣惟禦夷之法
治以不治旣來則安不專在攻取也今水西旣已納
款殘藺安敢負固惟當明定疆界使諸夷自耕牧遊
往制職貢賦數世之利也若設官屯兵臣愚以爲不
便夫守邊者但聞扼險不問入險此地陡臨夷穴四
面孤懸中限河水不利應援築城守渡轉運煩費捐
有用以事無用且內激藺夷必歿之關外挑水西扼
吭之嫌兵端一開未易卒止如臣襲雷同之見創可
喜之談誇開封闢土之功此人臣一時之利非疆場

芝痛地書出提明詔詰責數四公持前說及推勘地
界卒如公議焉安位死無嗣○朝議又欲用兵郡縣
其地公在書力爭之遂傳檄夷自布 上威德諭以
出降諸夷感公誠信爭納土獻重器公分裂疆土衆
建諸夷使其勢小力分則易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
則不敢爲逆遂上奏曰水西各酋恃其險固向阻聲
教冷安位殄絕踈族遠條紛然爭立臣奉 明詔一
切禁止○聖威遠暢有苗來賓納土獻印相繼於道
臣惟水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宜還

朝廷各目私土宜畀分守籍其戶口徵其賦稅殊俗
內鄉同於編氓大方西溪谷里比郡要害之地築城
戍兵足以丕振國威永銷反側夫西南之境皆荒服
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蘭安氏反水西滇之定番彈丸
小州爲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年未聞有反者非
他酋之好叛逆而定番之性忠順也地大者跋扈之
資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酋長
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夷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
使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 制曰可西南遂底定焉

十一年春公薨於黔年七十有三凡黔蜀之民訖於
夷裔咸爲罷市行服立祠訃聞 天子震悼 賜祭
九壇遣官視葬禮也公軀幹洪壯年六七十飲噉如
少年室無姬媵堂無翫好性介潔不苟取所至人服
其廉鎮黔蜀垂二十年軍資贖鍰不下數十萬皆籍
之於 朝居處節約如韋布之士焉其爲人明敏而
有度量雖立矢石之下軍書旁午從容晏笑應之各
有條理居軍中久未嘗有記室章奏書檄皆身定之
諸將較或起卒伍或奮奴隸或繇降虜公因材任使

各當其用用法嚴犯者雖素所親愛必誅卽有功斷
養卒不遺賞故人樂爲之歿御夷狄一以忠信不妄
殺一人夷人懷之相率親附故所向成功非專師武
臣力也內江有牟康民者隱士也佯狂當兵未起時
嘗語人曰蜀且有變平之者未公也及亂公召之不
至凡有軍事密以咨之無不悉中公在黔猶時時致
書爲公畫籌策公薨前一年忽不知所往後人有見
之於燕趙間者此亦首山老人之流豈所謂幽贊者
耶公子三壽宜襲錦衣衛指揮使兆憲錦衣衛指揮

僉事兆宣後軍都督府經歷

陳子龍曰奢酋以梟雄之姿憑藉土地窺伺國彘奮
戈重臣席捲千里有吞噬益州之志公無寸兵一卒
之任徒手而角之遂全名城復州邑躡虜穴申天誅
比功麓川播州後矣天啓之季政在闕寺紀功之章
不歸重闈闈以此失侯偉哉其後再定黔難鎮撫西
南安氏納土此尤彰彰者也夫自漢以來通道西南
夷者疲所恃以事無用故王者之道叛則誅之服則
舍之不貪其土不臣其民也公不爲功名之計力抗

郡縣之議有嘉折首不窮兵威因俗制宜分疆裂土
使弱而易制垂永久利忠臣之節可爲萬世法矣易
曰師貞丈人吉公其庶幾哉